

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

## 木匠侍郎

明朝黄瑜在其著作《双槐岁钞》提到一件奇事：木工食一品俸。主人公名叫蒯祥。原文大意如下：蒯祥，苏州吴县人。永乐初，南京遭战火焚毁，其父蒯福主持皇宫的修缮事宜，为木工首领，后告老还乡，儿子蒯祥代替他继续担任木工首领。不久，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蒯祥跟随大部队北上，参与宫殿庙社的营造。正统年间，负责兴建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天顺末年，奉旨建造裕陵（英宗朱祁镇的陵墓）。成化年间，逐步由工部营缮所副手升为营缮司主事员外郎、太仆少卿、工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工部二把手），官品虽为正三品，却因功被赏赐从一品的俸禄。此外，他的祖父母、父母以及子孙也都有所封赠。成化辛丑三月，这位四朝元老病逝，享年八十四岁。

蒯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天安门城楼。他随朱棣北迁后，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设计和组织施工作为宫廷正门的承天门。这项工程在蒯祥运筹下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竣工，其城楼形状与今日天安门大致相仿，但规模较小。建成之后，受到广泛称赞，皇帝“每每以蒯鲁班称之”。明末，承天门被焚毁。清初顺治八年（1651年），承天门重建，基本仿照原来的设计建成，即我们今天所见的天安门。也就是说，没有蒯祥，就没有今天的天安门。

蒯祥的事迹零星记录于地方志中。《吴县志》中说他，“略用尺准度……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清康熙朝编撰的《苏州府志》上说，“永乐间，召建大内，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祥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蒯祥随手画出的图纸，皇帝都很满意，这起码说明除了基本功扎实、专业精深以外，他也比较善于揣摩上意。俗话说“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在专制社会，皇帝个人的标准就是最高标准。一个工匠，既能维护专业的尊严，又能让门外汉接受并叫好，不容易。除了木工技术，蒯祥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据说，他能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两条龙一模一样。

中国历史上，向来是学而优则仕，学四书五经、作八股文章，方有前途，像木匠这样的纯技术工种能够踏入仕途且步步高升的，绝对是凤毛麟角。不过，如果看看蒯祥详细的简历就会发现，他能有此际遇也非天上掉馅饼。从小木匠到工部侍郎，算是专业对口，实至名归，看上去意外，其实还是靠谱的。这就如同歌唱家最好去文化部门就职，不要在部队消耗军资，甚至还占个军衔的道理是一样的。

郑啸专栏 情爱话廊

## 做一名爱情表演艺术家

张宇有一本书叫《表演爱情》。里头漂亮的女检察官为了接近犯罪嫌疑人而与之虚与委蛇地谈起了恋爱，结果最后却假戏真做，爱上了那个罪犯。由此可见，爱情真是种危险品。一旦触碰，就可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经常看到有名人夫妇为了反驳感情不和的传言而在公众场合大秀恩爱，虽然本质上有可能还是面和心不合，却总能起到作用。

像我辈普通人，有关感情，基本上都是本色演出，表演的成分是有，但真心不多。谈恋爱的时候天崩地裂，虽然有各种爱情导师传授演技，到了上场的时候，尽管没什么观众，有可能只心上人一个，还是会情迷意乱，以本来来表达爱意。

结婚后，浪漫的甜蜜会渐渐褪色，现实生活向我们徐徐拉开大幕。经年累月，神秘感新奇感早就没了影，日子过得宁静而苍白。夫妻间，感性少了，理性多了，激情少了，默契多了，忙忙碌碌为生活奔波，拉手、拥抱、爱抚、亲吻变得渐渐稀有，爱情最后被精简为床上关系，还是应付式的，跟小学生交作业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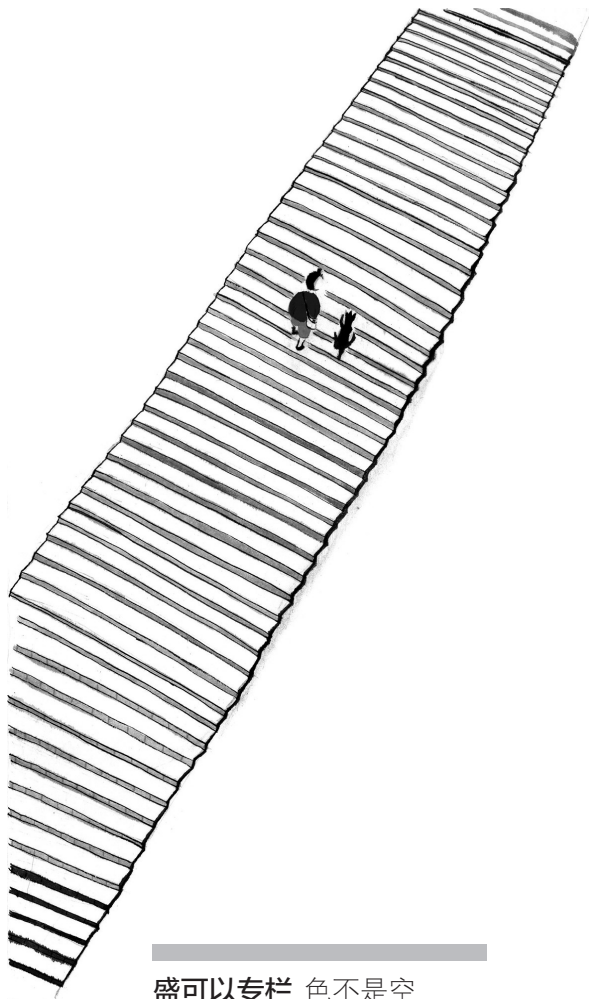
这就是如今绝大多数夫妻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写照。为了生活，很多夫妻还聚少离多，不是你出差，就是他要到异地就职。即便在一起，大家也都是早出晚归，各忙各的，一天当中醒着凑一块的时间绝不会超过三个小时。说两口子是熟悉的陌生人，半点也不为过。

今天，感情危机频发、夫妻关系淡漠、离婚率居高不下这些社会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跟以上所述有着莫大的关联。

如何改变呢？我认为，围城里的每个男女都应该为此做深刻的反思，并立刻在行动上做出转变。多秀一下恩爱吧。呵护的电话要多打，无微不至的关怀要送达，抽出时间拉着爱人的手在美好的夜晚散一会儿步，谈谈心，交流一下彼此的思想。偶尔制造一些小的浪漫，让平淡的生活漾起甜蜜的波动。

不要不耐烦，努力地让自己成为一名爱情表演艺术家吧，用心表演好一个妻子、丈夫的称职角色，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美好许多。

藏在心里的爱谁也看不见，爱需要用行动表达。



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

## 不学无用

很多年不看电视了。去别人家做客，最怕主人周全，打开电视机作陪；在餐馆吃饭，电视噪音令人不适，对电视的排斥近乎病态。春节在家几天，电视机永远开着，固定的芒果台、琼瑶剧、娱乐节目，加癫狂凌乱的广告，同一内容反复播，听得人心里抓狂。不能总躲在楼上，又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兴趣爱好，只好忍着。

受电视引导与摆布会导致低能与盲目。很多人虔诚地信任电视里的话，无论是大人物的演讲还是广告词，无论是夜间新闻还是会议报告，他们都盯着屏幕一幅孜孜以求、嗷嗷待哺的样子。

不学无用。人的时间和大脑贮存空间非常有限，如不选择性地接收信息与知识，必然浪费生命。从第一天背起书包上学，到满脸皱纹，万事皆休，但仍不停止学习，这样的生命才会充实有活力。奇怪很多人心理上早早进入“退休”，那是很糟糕的状态。人到老还能持续生活的热情，对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有不停歇的求知欲，这样的老人会豁达可爱。世界那么宽广，井底是一生，飞翔也是一生，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为什么不选择飞翔呢。

有一次，听见一个人说，没什么书可看了，他都读遍了，所以不再碰书。我倒是觉得，人的精力有限，一辈子的阅读与思索只能是掘冰山一角，又怎能半生穷尽？

黄亚明专栏 时尚旧影

## 丛头鞋子红三寸

绣鞋于古代女子，也算得一种华丽的时尚外衣，但谁能知道穿鞋者那颗青春渐逝而又脆弱无奈的心？

绣鞋又称“弓鞋”。由罗帛制成，上绣花，鞋底向上弯曲成弓形。有艳诗，写思情摧折下的小女儿情态：“泪眼盈盈对镜台，开帘忽见小姑来，低头转侧看弓鞋。强解绿蛾开笑面，频将红袖拭香腮，小心犹恐被人猜。”正是旧时女子借以遮掩内心相思波澜的道具。

白居易的新乐府《红线毯》保存了大唐王朝的一季时尚风：披香殿上的红线毯啊，花纹又松又软，毛茸茸的五色丝啊，气息又香又远，娇艳不可方物的美人啊，在毯上纵情踏歌跳舞，绛罗袜和绣花鞋啊，翻卷在长长的绒毛里，令人眼花缭乱，形成视觉挑逗，简直令人怀疑中国文人整天无所事事唯有肉麻意淫。

所谓丛头鞋子，即女子的鞋头突起一块，呈花丛状，挡住裙子以免裹脚。吐鲁番曾出土一双唐代的高头锦履，鞋帮用变体宝相花锦，前端用红底花鸟纹锦，衬里用六色条纹花，鸟流云纹锦缝制，极为绚丽。

另有一种尖足鞋，俗称“三寸金莲”。据说始作俑者是后主李煜。《南村辍耕录·卷十》引《道山新闻》，说李后主宫嫔窈娘，纤弱善舞。后主做六尺高的金莲台，极尽奢侈，叫窈娘用锦帛缠足、穿白袜子跳舞，舞姿曼妙，时人纷纷效尤，引为潮流。我倒觉得窈娘缠脚是为了增进舞姿，像今日之芭蕾演员，并非以小脚为目的。

绣鞋在情爱走廊上曾充当重要的角色。《金瓶梅词话》中，宋蕙莲送给西门庆一只红绣鞋，被西门庆放在“暖房书篋内”，“和些拜帖子纸、排草、安息香，包在一处”。《醒世恒言》第一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潘寿儿送给张荇一只合色鞋。《醒世姻缘传》第五十回，孙兰姬送给狄希陈的情物中，就有“一双穿过的红绸眠鞋”，这双鞋让狄希陈见了“甚是销魂”。只是，这样的情景已经恍惚，被现代的戾气所扼杀，谁还耐烦熬夜针线线地女红？

所以每每看画幅上的古典淑女，不禁妄想坐上时光穿梭机，开一场古典派对：绣户微启，湘帘半卷。室内蜡烛高照，伊人传杯递盏，说说笑笑。吃过几巡酒，上过几道菜，一个便抱过琵琶来，一个吹笙，一个吹箫，一个拍板，另一个便顿开了珠喉唱道：清明寒食踏青游，生小娇怜未解愁……丛头鞋子红三寸，金线编成小凤尖……斗草归来香径里，裙花深处浣芹泥。

想像里，我就是那老式派对的主人，眼前尽是娇嫩夺目的三寸丛头红绣鞋，左旋右转，舞姿翩翩，端的时尚。她们唱一段，我赞一声：“好鲜艳的句子！是谁做的新诗？谱在这金貂换酒的曲子里，分外觉得婉转动人！”

李开周专栏 宋朝饭局

## 东家和西宾

北宋初年，中原一带属于大宋，归宋太祖赵匡胤领导；江浙一带属于吴越，归吴越国王钱俶领导。大宋的地盘大，兵力强，吴越的地盘小，兵力弱，所以吴越不得不归顺大宋，成了大宋的附属国。

归顺大宋以后，吴越国王钱俶很难适应自己的身份。他去东京汴梁，见了赵匡胤得磕头，明显是个臣子；可是他一回杭州，江浙群臣都得向他磕头，仍然保留了国王的体面。既是臣子，又是国王，钱俶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大宋派来的使臣了。

刚开始，大宋派使臣去吴越慰问，钱俶在正殿设宴款待，总是坐在餐桌的北边，而使使者坐在餐桌西边。正殿的大门是在南面，餐桌北边正对大门，自然是长辈和上司才能坐的位置，他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到那里，说明他认为自己比大宋派来的使臣高一级。

宋太祖赵匡胤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很恼火，换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使臣去吴越。钱俶照旧设宴款待，照旧坐在餐桌北边，那个使臣站起来大声说：“这样安排不对！”钱俶问怎么不对，使臣说：“我是大宋皇帝的臣子，你也是大宋皇帝的臣子，咱俩平级，座位也该平级，你凭什么坐在北边？”钱俶被说服了，于是把自己的座位挪到了东边。

古代的规矩就是这样，正对房门的座位最尊贵，背对房门的座位最低贱，两边的座位差不多平级。平级归平级，主客之分还是有的，主人应该坐在左边，客人应该坐在右边。用南宋学者沈括的话说：“主人居左，客在右者，尊宾也。”当时以右为尊，让客人坐在右边是表示尊敬客人。

一般来说，正式饭局都是在正厅里进行，正厅大门在南，所以当主人和客人之间没有明显的辈分和级别差异的时候，主人准是坐在东边（右手边），客人准是坐在西边（左手边）。这个规矩在唐宋元明清一直延续，时间长了，人们就管主人叫“东家”，而管家教师师和私人幕僚这些受人尊敬的客人称为“西宾”。

如果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家庭在正厅举行内部宴会，席上只有主人，餐桌东边的席位反而会比西边的席位要高级。所以每当宋朝皇帝大宴群臣，文武百官分成东西两排就座，通常都是东边那排官员喝过一杯酒以后，西边那排才敢举杯。